

سلاسل علمی اسلامی ادبیات و فلسفه

回族文学论从

第一辑



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族文学论丛》编委会

顾问：

王十仪

主编：

李树江

副主编：

杨继国 布鲁南 赵慧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礼庆（回） 丁生俊（回）

马知遥（回） 王正伟（回）

布鲁南 导夫 张迎胜

何克俭（回） 李树江

杨继国（回） 赵慧（回） 贾羽（回）

本辑发稿编辑：

嘉郁（回）

鸟夫

马宇桢（回）

《回族文学论丛》第1辑

目 录

- 《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回顾 (1)
- 元代散曲大家马九皋诸考 张迎胜 (7)
- 荒溪瘦石 驴背狂歌
- 读马世俊《匡庵文集》 (回族) 丁生俊 (23)
- 试论丁鹤年诗 唐 賴 (37)
- 评清代回族文学家丁炜 袁 埃 (48)
- 现代回族民间文学史三题 李樹江 (58)
- 回族当代小说和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思
- (回族) 王 锋 (72)
- 谁无愧于这个民族
- 回族作家文学透视 (回族) 杨云才 (82)
- 《红尘》及其他 (回族) 于 镇 (90)
- 天山南北好风光
- 评获奖系列散文《新疆纪行》
- (回族) 贾 羽 (99)
- 真情的奉献
- 马连义小说创作论 (回族) 杨继国 (107)
- 青藏高原上的回族诗人：摩萨与王度
- (回族) 克 俭 (119)

- 驰骋在贺兰山下 (回族) 马宇桢 (132)
- 宁夏“三马”小说浅论 (回族) 马宇桢 (132)
- 一条深情的山泉
- 评于秀兰散文 (回族) 黑 马 (140)
- 年轻的回族文学探索者
- 简评杨继国对回族文学的研究 (回族) 秦克温 (150)
- 情感的律动与升扬
- 马钰世界审视二题 (回族) 导 夫 (160)
- 要唱就唱民族歌
- 评马乐群组诗《回回情绪》 (回族) 河 子 (174)
- 纯情的超越
- 评回族诗人郭军诗作 (回族) 郭 佳 (181)
- 为中国而做人
- 读庐湘近著《赵淑侠评传》 (回族) 刘 穗 (190)
- 为了回族文学的明天
- 记部分穆斯林作家的一次座谈 (回族) 纪 过 (192)
- 谢明清与查舜的通信 (回族) 纪 过 (200)
- 我所熟悉的白寿彝先生 (回族) 丁毅民 (213)
- 我的体育生涯 (回族) 沙陆墟 (223)
- 分阴谁不惜 岂可枉蹉跎
- 访当代著名回族老作家沙陆墟 (回族) 徐祖兴 (231)
- 回族学者胡振华 (回族) 胡振华 (237)

岁月悠悠忆生平	(回族)	穆易兰	(244)
评《大将西征》的思想艺术倾向	木子	(252)	
尊重历史事实 维护民族团结	(回族)	丁正櫟	(259)
白彦虎的英雄形象不容歪曲	(回族)	常德忠	(264)
《大将西征》与历史事实	(回族)	王永亮	(272)
怀念苏联回族诗人雅什尔·十娃子	(回族)	胡振华	(282)
新时期回族文学书目	李淑兰	(286)	
宁夏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揭晓		(310)	

《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回顾

——《中国回族文学史》代总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必然是一部多民族文学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明确提出：“目前社会上迫切需要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这次座谈会上，回族文学史被确定为首批上马的项目，并在196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明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始终没有进行。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在昆明再一次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之后，《回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历史地由宁夏承担起来。同年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领导组织下，成立了回族文学史编写领导小组。编写领导小组由宣传部副部长袁宗杰同志负责，自治区民委、区文化局、区文联和宁夏大学的负责同志苏冰、马飞龙、马若、朱红兵、陈杰为成员。同时，抽调了宁夏大学中文系、区文联、区

文化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回族文学史》编写组，自治区财政厅积极予以支持，批拨了专门经费。于是，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编写组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编写一部《回族文学史》，是回族历史上的首次。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以前的若干少数民族文学介绍中，回族只处于“暂缺”的地位，现成材料极少。搜集和占有材料，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回族分布全国，居住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这又给搜集资料工作带来特别的困难。编写组人手少，没有固定编制，同志们在业余条件下开展这项工作，显得更加艰难。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外出调查，联系、访问回族作家，查阅回族古籍，采录和收集回族民间文学资料，并通过创办《回族文学丛刊》（回族历史上的第一份文学刊物，内部印行，共出了4期，刊出40余万字的回族文学作品、资料及研究文章，其中两篇作品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奖二等奖），加强了与全国各地回族作家作者的联系。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材料，为编写文学史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且对于抢救回族文化遗产，促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回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写组积极开展研究，到1984年上半年，完成了《回族古代文学史稿》、《回族当代文学史稿》的编写大纲和《回族民间文学概观》的初稿（内部印行）。1984年10月，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委托，编写组在银川召开了首次《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宁夏、北京、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区的回汉各族专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所长王平凡委派扎拉嘎为代表，出席了座谈会，并为座谈会发来了贺电。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征求对《回族文学史》编写方案的意见，并就编写回族文学史的若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自始至终得到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一宁、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厅长袁宗杰、区党委统战部顾问杨辛（现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统战部副部长马同近、宁夏大学顾问陈杰、宁夏大学党委书记夏森、宁夏大学党委副书记贾正群、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马骏、宁夏民委副主任勉维霖、自治区文联主席朱红兵、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王世兴、自治区文化厅顾问马若、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伯元等先后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议期间，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黑伯理同志看望了与会代表。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郝廷藻同志在闭幕式上就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加强回族文学研究和编写好《回族文学史》等问题作了讲话。根据与会代表提出的一些突出问题，明确指出：“宁夏要加强研究机构建设，建立回族文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有专门的编制、经费和人员，承担起全国回族文学研究的任务，促进和加快《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要给予时间、经费、资料等方面的保证。对回族文学研究人员，在评定职称、待遇等方面，应当根据他们的成果给予考虑。”由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支持，《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才得以顺利进展。

《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结束以后，适逢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充分肯定

了《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回族文学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些都给《回族文学史》的编写以极大鼓舞。是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在宁夏大学建立回族文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目前唯一研究回族文学的专门机构。回族文学研究所在筹建过程中，把编写《回族文学史》作为中心任务。为了充实和加强编写力量，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聘请区内外一些回族文学研究工作者为兼职研究人员，承担部分任务，这样就加快了文学史的编写进程。此间，编写组和回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于1987年6月再一次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了分工，落实了任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杭生、宁夏大学党委书记夏森、副校长张奎出席了会议，对编写好文学史给予了支持。经过一年多努力编写工作有了重大进展，1988年5月，回族文学研究所和编写组，又在银川召开了《回族文学史》定稿会议。编写组全体成员，专兼职撰稿人，特约审稿人以及宁夏人民出版社负责人、责任编辑20余人出席会议。一致通过了《回族文学史》的编写稿，即这里印行的《回族古代文学史》、《回族当代文学史》和《回族民间文学史纲》。会议还确定，对《回族近现代文学史》要继续组织力量加紧撰写。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一宁到会讲了话，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欧阳齐以及宁夏大学党政领导贾正群、张奎、郝绍光也出席了会议。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回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历经十年，编写领导小组的同志，有的调任其他部门工作，其余同志

大都已离休，但他们仍然关心着这项事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始至终领导着编写工作，自治区财政厅对文学史的编写、出版予以了财力上的保证。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要完成《回族文学史》的编写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在预定的时间内努力以较高质量完成《回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我们还注意坚持以下几条标准：1.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本方针。2.努力正确反映回族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种主要文学现象，努力体现回族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做到：凡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文学体裁、题材、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文学运动均无遗漏，并力求做出公正的论述和评价。3.坚持从回族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努力揭示回族文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线索。4.注意论述回族文学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特别是与其他伊斯兰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影响以及区别。

回族文学史编写了10年，还得到国家民委、宁夏民委、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云南大学、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图书馆、甘肃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宁夏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宁夏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回族作家作者的支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课题组负责人王平凡、刘魁立、邓敏文同志，老一辈学者贾芝、白寿彝等，都曾对文学史的编写给予了支持。

编写组成立10年来，始终参加这项工作的有：组长、主编

王十仪教授，编写组成员李树江、丁生俊、张迎胜；后来又有杨继国、何克俭、唐骥、布鲁南、王正伟、赵慧、袁媛承担了部分编写任务。初期，宁夏文联的安民同志也做了一些组织工作，马丽亚、张冀雪等同志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工作。后来，在确定了新的分工以后，回族文学研究所的王锋、贾羽、杨云才、杨茂兰等同志为搜集补充资料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记述，以志辛劳。

现在，《回族古代文学史》、《回族当代文学史》和《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就要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印行了，但是整个《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未结束。《回族近现代文学史》主要由于资料不足一时难以成稿，还要加紧编写；已经出版的三本文学史书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还有待于听取专家和广大读者意见以后予以修改。按照规划，1990年3月以前，《回族文学史》将要送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评审委员会评审，以便正式列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从而完成国家规划所赋予的任务。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那么《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大约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回族文学史》终于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编后〕当代回族文学研究亦可以说有史以来的回族文学研究，以编写《回族文学史》为标志而勃兴。值此《论丛》面世，特转发本文，以期人们对回族文学研究有全面了解。

宁夏《回族文学史》编写组

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

1988年10月

元代散曲大家马九皋诸考

张迎胜

作为“一代之文学”^①的元代散曲，它是由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在元代曲坛上，曾活跃着一大批知名的回族曲家，而马九皋就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散曲大家，竟极少被写进现行的文学史中；即或被列名入谱，亦往往几笔带过，语焉不详。近年来，学术界对马九皋有所瞩目，出现了一些专题论文。但对其生平履历的若干问题，存有不少歧解。为了认真清理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笔者愿就某些问题，再作探讨，并求教于诸位方家和广大读者。

1 姓名字号

马九皋，原名薛超吾^②，或作薛超吾尔^③，或作薛遮吾尔^④，都是据音译所写。其字昂夫^⑤。当时人取其名之首字（薛）加于其字（昂夫）之前若氏姓然，故称其为薛昂夫。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取名为《薛昂夫诗集》。其汉姓为马，故又称其为马昂夫，这是见诸友人酬唱之作的，如虞集有《寄答马昂夫总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⑥萨都刺有《寄马昂夫总管》^⑦，杨载有《呈马昂夫金院》^⑧等。因其号九

皋，才称其为马九皋的。也有人称其为司马昂夫的，如王礼《胡润翁乐府序》云：“亲友胡善乐以其季父润翁词稿示余，……谓余曰：往者季父词稿，司马昂夫尝序之”^⑨。《元草堂诗余》亦作司马昂夫。《词综》、《历代诗余》称司马昂父^⑩。因为倾心于汉族的灿烂文化，便仿效华俗取汉名。刘将孙《薛超吾字说》一文载马九皋言：“人未有不志于昂然一世之上也”，这说明取字“昂夫”，意在昂扬自己的志气。这与原名“超吾”（超越自己）意义切合，表示出不断进取的决心。有人不了解他以字行的情况，误认为其名为昂夫，其字为九皋。更有甚者，将“薛昂夫”、“马九皋”、“马昂夫”判为3人^⑪。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续篇》对此考证颇详，读者可自行参阅。

2 族 籍

关于马九皋的族籍，学术界说法不一。维族说和回族说，是关于马九皋族籍的两种主要观点。持维族说的，主要有罗忼烈的《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77），王季思主编的《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刘正民等选注的《西域少数民族诗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陆邦枢、林致大校注的《薛昂夫赵善庆散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等。持回族说的，主要有《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等。

持“维族说”的根据，主要有两个：其一引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中关于“其氏族为回鹘人”的记述，再依照“回

鹘，现维吾尔族”^②的说法，直接判定马九皋是维吾尔族人。其二，引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中关于“马九皋，回纥人”的记述，再依照“在古代，维吾尔族曾被称为回纥”^③的说法，直接判定马九皋是维吾尔族人。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推论，其大前提的可靠性都值得斟酌，因而，其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让我们从考察“回鹘”一词谈起。据《新唐书》，回鹘，本名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改称“回鹘”，取其“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分三支西迁：一支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一支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一支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回鹘古族是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却不能说，凡祖先原属回鹘氏族的，其后裔必定是维吾尔族人。因为，维吾尔族的形成，较之回鹘古族来说，毕竟是晚了许久。回鹘古族，后来并没有全部演变为维吾尔族。如“河西回鹘”的大部，逐渐与汉族、蒙古族融合，发展成为裕固族的主体。而“葱岭西回鹘”，曾游牧于中亚、南亚和西南亚一带，并与当地突厥语部落“葛逻禄”（或作“哈拉鲁”，原属回纥外九部，即九姓回纥），共建黑汗军事政权，由信仰摩尼教改奉伊斯兰教。后来，葱岭西回鹘的许多人，随蒙古西征军东归，成为第一代的“回回人”。谓之“回回”，第一个“回”字，点明祖先氏族原属回鹘；第二个“回”字，表示从域外回到了故国。以后，“回回”被用来指称信仰伊斯兰教者，无论是东归的葱岭西回鹘，还是东来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以及其他中亚人。面对那些尚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纥人（主要是“高昌回

鹤”、“西州回鹤”),人们便常常以“回鹤”、“伟兀”、“畏兀儿”、“畏吾儿”等指称。

元时,也有称伊斯兰教人为“回鹤”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针对族源为葱岭西回鹤的伊斯兰教人而言的,以示与族源为阿拉伯人、伊朗人以及其他中亚人的伊斯兰教人相区别。那么如何理解王德渊关于马九皋“其氏族为回鹤人”的说法呢?

第一,元人对那些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鹤”、“西州回鹤”,虽仍称作“回鹤”,但又常常称作“伟兀”、“畏兀儿”、“畏吾儿”。而据现存的元人史料,对马九皋的氏族,并没有以“伟兀”、“畏鹤儿”、“畏吾儿”指称的。由此可初步推测,马九皋其氏族所属的“回鹤人”,并不是作为维吾尔族主要族源的“高昌回鹤”、“西州回鹤”。

第二,从元人刘将孙关于“大行(今河南沁阳)薛君”和“昂夫以公候胄子”^②的说法,以及孙楷第关于“薛昂夫本西域人,先世内徙……”^③的考证,可进而推知:马九皋是随蒙古西征军来华的“葱岭西回鹤”的后裔,即“回回人”。

第三,从历史上看,“葛逻禄”曾一度与“葱岭西回鹤”相融合,华化的葛逻禄人又多以“马”为姓(因“葛逻禄”意译汉语为“马”)。据此可推知,马九皋其氏族,应是与“葱岭西回鹤”相融合的“葛逻禄”。显然“其氏族为回鹤人”的马九皋,其族籍无疑应为回回族。

其次,在以上所论的基础上,再进而考察“回纥”一词。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色目人共31种,其中有“畏吾”,有“回回”,而没有“回纥”。那么,他为什么谓“马九皋,回纥人”呢?笔者认为,元明学者常将“回回”、“回纥”两个概念混用,如《元史》称阿合马是“回回人”,也称他是“回

“纥人”。大约因为作为回回人族源之一的葱岭西回鹘原属回纥吧，所以，在具体运用中“回纥”也是可以指代“回回”的。另外，“元人公牒文字，多从俗用回回，至于士夫执笔为文，则辄易回回为回纥，以回纥之名较古雅也。”^⑩。所以，陶宗仪所谓“马九皋，回纥人”，其实正是：“马九皋，回回人”。如上所考，马九皋的族籍，不是维吾尔族，而应是回族。

3 家世

马九皋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人称他是“西戎贵种”^⑪。从史载极为简略的事迹可知，马九皋的祖父（原名不得知）是一位被蒙古西征军签发来华的军士。他很可能是某“探马赤军”（即先头部队，属蒙元统治者重用的精锐部队）的统帅将领。因为参加灭金战争（1227—1234）有功，所领兵士便“随处镇守”、“分镇中原”，而他依例分得了一份封地食邑。元人说“大行薛君”，又说“河内九皋公”^⑫，这显然提示了马氏家族落户中原之事。大行，即元怀孟路，其治所在河内县（今河南沁阳）。这里素有“地狭人众”之称，农业商业均很发达。怀孟路驻有探马赤军，是载入元史的。探马赤军享有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地位。元世祖于中统三年（1262）诏令：怀孟路的探马赤军，即或“籍为民户”，也“依旧出征”，“悉金为军”^⑬。可见，落户怀孟约30年的马氏家族，后又因“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⑭，而重被启用。所用何在？灭南宋也。世祖至元五年（1268）至至元十年（1273）历时五年余，元军攻下襄樊。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下临安，并占领江浙、江西等地。至元十四年（1277），元置江西行省于隆兴府（即今江西南昌）。马九皋祖父可能先供职行省，而后举家迁徙龙兴路（至元二十一年，即1284年，隆兴府

改为龙兴路）。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授其置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的行御史台（后定名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从一品）。若以他参加灭金时年龄为20岁左右，此时则约80高龄。据说他“贵而能贫”，“凡仕所至，惟琴鹤相随”。鉴于他的卓越贡献和不凡人品，死后被追赐封号“覃国公”（覃国，指代怀孟，因怀孟古称覃怀。公，五等爵位之首），谥号“清献”（清正廉洁地为国效力）。

马九皋的父亲（原名亦不得知），史载曾任御史中丞。据元代有关承荫制度（色目人官员，父死，子降一格承荫）来看，他是袭为行御史台的佐贰长官御史中丞（正二品）的。死后，他也被追封为“覃国公”。

马九皋的弟弟名唐古德，字立夫，号九霄，也以“马”为姓。他能诗，会画，善篆书，曾任江西行省令史，官至淮东肃政廉访司（治扬州）经历。吴澄《送唐古德立夫序》：“唐古德立夫，故御史中丞覃国公之子，今佥典瑞院事薛超吾昂夫之弟也，从事江西行省，志有所不乐而去。”^②

4 生年

马九皋的生年，史载不详。有的学者考证说，约生于元初^③；有的学者考证说，约生于1273年左右^④。笔者认为，约生于1268年。理由如次：据周南瑞《天下同文集》，王德渊是在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任上，作《薛昂夫诗集序》的。序云：“昂夫之齿尚少，今甫三十有一余。”而据王恽《大元故中顺大夫徽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王公神道碑铭》，大德元年（1297）春，王德渊仍供职太史局。而据《元史·成宗本纪二》，大德二年（1298）春，王德渊是以“翰